

· 中医英译 ·

评魏迺杰先生的《实用英文中医辞典》(续)

——论中医英文词汇中的西医名词

谢竹藩¹ 刘于中² 吕维柏³ 方廷钰⁴ 张庆荣⁵ 王 台⁶ 王 奎⁷

摘要 魏氏编写的《实用英文中医辞典》是以“一般认知”、“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作为界定西医名词用于中医英文词汇的标准,“严格的专业名词”即使与中医概念吻合也不得使用。首先这个界定标准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使魏氏在辞典中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许多不恰当的西医名词。更重要的是很多现成的英文对应词由于是专业名词而被舍弃,取而代之的则是按汉字直译的令人费解的中式英文词。西医最初传入中国时把英文名词译成中文所得到的经验,对于当前的中译英应有参考价值,但魏氏置此不顾,一味推行其仿造的英文词,不仅未能反映中医原义,而且造成英文词汇的混乱。其所谓给西方人展示的中医真实面貌,实际上只是一些中文构词习惯和比喻,认为这就是中医的精华,实质上是只承认中医乃一种通俗的东方文化而不是真正的医学。

关键词 魏迺杰;实用英文中医辞典;中医英文词汇;西医名词

Comments on Nigel Wiseman's *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On the Use of Western Medical Terms in English Glossary of Chinese Medicine* XIE Zhu-fan, LIU Gan-zhong, LU Wei-bo, et al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4)*

Abstract Mr. Wiseman believes that Western medical terms chosen as equivalents of Chinese medical terms should be the words known to all speakers and not requiring any specialist knowledge or instrumentation to understand or identify, and strictly technical Western medical terms should be avoided regardless of their conceptual conformity to the Chinese terms. According to such criteria, many inappropriate Western medical terms are selected as English equivalents by the authors of the Dictiona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many ready-made appropriate Western medical terms are replaced by loan English terms with the Chinese style of word formation. The experience obtained by translating Western medical terms into Chinese when Western medicine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should be helpful for developing English equivalents at present. However, the authors of the Dictionary adhere to their own opinions and reject others' experience. The English terms thus created do not reflect the genuine meaning of the Chinese terms, but make the English glossary in chaos. The so-called true fa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revealed by such terms is merely the Chinese custom of word formation and metaphoric rhetoric. In other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not regarded as a system of medicine but merely some Oriental folklore.

Key words Nigel Wiseman; *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English terminology of 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al term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两者研究对象都是人,均为研究人类生理、病理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科学,有其学术内涵的共性。这种差异与共性并存的特点必然反映在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上,即一部分能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西医

(现代医学)对应词,另一部分是中医特有的概念,没有西医对应词。我们认为,能否用西医名词翻译某一中医名词术语,关键是要看两者有无学术内涵的对应性;在此问题上我们与魏迺杰先生有较大分歧。

魏迺杰先生在《实用英文中医辞典》(下简称《辞典》)再版序中一再告诫,大量采用西医名词无法准确传达传统中医的精髓。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哪些西医名词可用,哪些不可用。对此魏氏在其《英汉汉英词典》(1995)中曾作过探讨。他把西医词语分为3类:一

作者单位:1. 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北京100034); 2.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3. 中国中医研究院; 4. 北京中医药大学; 5. 辽宁中医学院; 6. 青海大学医学院; 7.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通讯作者:谢竹藩, E-mail: zhufanxie@sina.com

类是借用普通语言用词所构成的西医词语,例如 fever, chill, cold, influenza, malaria, leprosy, hic-cough, headache 等;这些词语是可用的,因为一般人都能够明白。另一类是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例如 conjunctivitis, anemia, hypertension, paranasal sinusitis, trichomoniasis 等,“由于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魏氏认为应该绝对避免。第三类介于上述两类词语之间,例如 enuresis, lochia, tumor, fistula, diphtheria 等,这些词语“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也能够予以使用^[1]。从具体中医英文词来看,《辞典》仍然是沿用这种对西医词语的界定方法,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只不过是进一步强调逐字固定直译而增加了一些古怪的英文对应词。例如,1995 年版“发热”的英文对应词是 fever,而 1998 和 2002 年版虽仍用 fever,但增加了一种译法,即 heat effusion,并以后者为主。其他名词变化不大,看来《辞典》对西医名词的使用原则未变。

这种以“一般认知”、“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作为能否使用西医名词的界定标准实属别开生面,在科学性、学术性、实用性等方面均存在问题。首先,对什么是一般认知缺少判断标准。比如说《辞典》中“肛漏”的英文对应词是 anal fistula,“肛裂”的英文对应词是 splitting of the anus,而不是 anal fissure,不知是如何判断 fistula 属于一般认知,而 fissure 则超出了一般认知的范围。再举例来说,把“痉”的英文对应词规定为 tetany,从而仿造出一系列带有 tetany 或 tetanic 的中医英文词:风痉 wind tetany,寒痉 cold tetany,刚痉 hard tetany,痉病 tetanic disease,痉厥 tetanic reversal,解痉 resolving tetany,等等。什么是“痉”,让我们从文献上做一考察,《灵枢·热病》指出:“热而痉者死。腰折,瘈疢,齿噤齱也。”《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中有一段专门对“痉”的论述:“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温病条辨·痉病瘈疢总论》中说:“痉者强直之谓,后人所谓角弓反张。”李经纬等主编《中医大辞典》:“痉,病名,以项背强急,口噤,四肢抽搐,角弓反张为主症。”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中医内科学》(1997)中对痉病的论述如下:“痉病系指由于筋脉失养所引起的以项背强急,四肢抽搐,甚至角弓反张为主要特征的临床常见病。”由此可见,自古至今,中医对“痉”的认识没有大的变化。现代西医学对 tetany 一词的定义如下:它是由于细胞外钙离子浓度降低引起的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可见

于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维生素 D 缺乏和碱中毒,其特征是手足痉挛、肌肉抽搐甚至喉痉挛^[2]。由此可见, tetany 与“痉”的临床表现是不同的, tetany 一般只限于手足,特别是两手的屈肌,没有项背强急、角弓反张等现象,故而 tetany 的相应中文是“手足搐搦”,而不是一般的痉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诸多与“痉”有关的英文词中为什么偏偏选中 tetany 这样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西医用语,难道是因为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一般人都认识这个词吗?要知道除了医学词典外有些非医学专业的英文词典,例如牛津高阶英文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根本就没有收录这个词。

对于《辞典》中的有些英文词,魏氏可能认为不是西医专业用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中医学中的“发”是指面积较广、病情较重的体表痲疽,魏氏则从字义考虑,“发”字意为 emit(发散), issue(放出), present an appearance(使之呈现)(《辞典》第 168 页)。由于 effuse 意为“发出”,与中文字义相符,于是把“发”字的英文对应词定为 effusion,从而仿造出发背 effusion of the back,发脑 effusion of the brain,发乳 effusion of the breast,发颐 jowl effusion,发热 heat effusion,经行发热 menstrual heat effusion,对心发 heart-level effusion,对脐发 umbilical-level effusion 等一系列的英文病症名。其实,effusion 是一个常用的西医名词,意思是向体内某部位或组织内有液体渗出或漏出,也指所渗出或漏出的液体,故中文称渗漏或渗液,例如 pleural effusion 胸膜渗漏或胸腔积液,pericardial effusion 心包渗漏或心包积液。西医从不把体表的痲疽或其流出的脓液叫做 effusion,所以上面这些与痲疽有关的“发”译为 effusion 是不正确的,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误解。尤其像“发脑”这样的名词用 effusion of the brain 作为对应词,实在可怕,会让人误认为是脑髓渗漏出来了。即使把 effusion 作为一个普通用词对待,也无法让人承认上述各种 effusion 的合理性,人们见到 heat effusion 首先想到的是“热发散”,既然热能够发散出来就不会体温增高而发热。我们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魏氏在原来列举可用的西医词语中第一个就是 fever,现在却变了,而且还影响其他有关词汇如“恶寒发热”的英文对应词成为 heat [effusion] and [aversion to] cold,即 heat and cold,这样一来,与八纲的“寒热”cold and heat 就无法区分了。

有些中医名词明明有相应的英文对应词,只因为它是西医名词,魏氏便避而不用,宁可使用生搬硬套的中文式英文,或者至少也得在使用西医名词的同时加一

条中式的英文词。例如,经闭与 amenorrhea 相应,魏氏是同意这一点的,但又增加 menstrual block 作为同义词,并以后者作为重点。这显然与逐字对应直译法有关,因为在中文单字表中规定“闭”的英文对应词是 block,所以尽管 amenorrhea 与经闭相应,仍强调用 menstrual block 作为对应词。其实,这种直译并不比用 amenorrhea 更能反映中医原意,“经闭”是女子年逾十八岁尚无月经来潮或来潮后又中断,amenorrhea 即是此意,而 menstrual block 首先让人想到的是经血被阻塞不能流出,与经闭的含义不同。

中医的鹅口疮与西医的鹅口疮(即 thrush)并无二致,为什么英文对应词非创造出一个 goose-mouth sore 新词不可;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辞典》中注明鹅口疮又名“雪口”snow mouth,尽管 snow 也有“雪白的东西”的含义,但西医英文名词已有非常合适的对应词,即 thrush 又名 white mouth,另外再译出一个新词 snow mouth 实在没有必要。

中文“抽风”是一个很普及的医学名词,一般中国人都知道其含义,与 convulsions 十分相应,魏氏舍此不用,生给搞出个 tugging wind。如果这样的译文出自中国人之手,会有人不客气地称之为洋泾浜;但出自以英语为母语的英文讲师之手,真不知该如何称呼了。是不是魏氏因为 convulsions 是西医名词就舍弃不用呢?并非如此,《辞典》中“抽搐”的对应词就是 convulsions,“搐搦”的对应词也是 convulsions,既然 convulsions 这个词是可以用的,“抽搐”、“搐搦”与“抽风”这三个词又是同义,为什么“抽风”就必须译成 tugging wind 不可?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与其所制定的中文单字的英文对应词表有关。表中无“抽”、“搐”、“搦”三字的英文对应词,只能意译;但对“风”规定其英文对应词是 wind,所以就出现了 tugging wind 这样的英文词。假如真是如此,那么魏氏所制定的西医名词取舍标准实际上是可以随意改变的。坦率地讲,用 convulsions 表达“抽搐”和“搐搦”没有歪曲中医原意,而 tugging wind 实令人不知所云,不但是西方人士,就是懂得英文的中国人也猜不透它说的是什么。

这类情况在《辞典》中多不胜数,例如“丹”的规定对应词是 cinnabar,并衍生出这样那样的 cinnabar;要知道 cinnabar 也是西医药名词,即硫化汞,人们见到 cinnabar toxin,大概首先会想到硫化汞毒,最多也只能想到朱红色的毒素,不知有谁能想到丹毒。人们见到 cinnabar sand,大概也只会想到丹砂(朱砂)或砂状的硫化汞,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丹痧。作为专业名词总应该包含一些反映基本概念或特征的信息,如果丝毫没

有这样的信息,而且还能引人误入歧途,那还不如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最多是令人不知所云,但不致引起误解。其他如 fire cinnabar, red wandering cinnabar 更是令人难以琢磨的谜语。不知魏氏是否会争辩, cinnabar 与“丹”同义,为什么中文可以称火丹,赤游丹,却不可以照此英译。我们认为“丹”有多义,作为朱砂,译成 cinnabar 当然是可以的,但中文的“丹”又指一种肤红如丹、热如火灼的病症,英文 cinnabar 作为名词的含义十分明确,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都是硫化汞,与皮肤发红的病症没有关系,故魏氏所创造的 cinnabar toxin, cinnabar sand, fire cinnabar, red wandering cinnabar 之类的中医英文词皆属误译。又如,子痫为一中医产科急症,西医有明确的对应词 eclampsia,而魏氏将子痫译作 epilepsy of pregnancy(妊娠癫痫),一种需与子痫相鉴别的神经科急症。可见,将有对应性的西医专业名词弃之不用,自创逐字固定直译的词语,不仅能产生误译、误解,并有导致临床误诊之可能。

其实,当初西医传入中国时将西医名词译为中文的经验对中医英译如何应用西医名词问题很有参考价值。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提及:其一是如西医与中医所指确是同一事物,西译中时直接应用现有的中医名词,不另觅其他中文词语。例如,在解剖用语方面,tragus 译为耳珠,uterus 译为子宫,glans penis 译为龟头等等无不都是原有的中医名词。这些中英文名词完全可以往返互译,经过一百多年的考验从未出过问题,但在《辞典》中这种相应性被否定了,耳珠不再是 tragus,而是 pearl of the ear,子宫是 infant's palace,龟头是 tortoise's head,也许魏氏可以争辩,这些名词的西医相应词从《辞典》中能够找到。例如从索引查出“guī tóu 龟头”在 621 页,在该页可以查到 tortoise's head 的注解是“YIN HEAD”,然后再从 710 页查出“yin head 阴头”的同义词里有 glans penis 一词。通过这样复杂的程序才能明白 tortoise's head 到底说的是什么。假如手头没有这本《辞典》,要想读懂用魏氏这套英文中医词汇翻译或撰写的中医书籍,那就太难了。如果说像 pearl of the ear 和 tortoise's head 之类的词,对于说英语的西方人来说作为字谜来猜还有可能猜中,但是 infant's palace 就无法猜中了,没有人会想到已经出生的婴幼儿怎么会回到母亲的腹中居住。有些症状和疾病,中医和西医的名称也是相通的,有不少西医病症名称译为中文时所采用的也就是中医词语,应用多年从未有过异议,例如 opisthotonus 译为角弓反张,edema 译为水肿, wheal 译为风疹块, rubella 译为风疹等等。这些中文译名现在为什么不能回译为原来的英

文? 西医所说的“角弓反张”、“水肿”、“风疹块”、“风疹”与中医所说的“角弓反张”、“水肿”、“风疹块”、“风疹”所指的都是同一事物或现象,当初英译中是贴切的,现在从中文回译为英文也同样贴切。如果说必须按照魏氏的翻译方法把“角弓反张”译为 *arched-back rigidity* 才能反映“中医原貌”,那么当初把 *opisthotonus* 译为角弓反张就有问题了,因为它没有反映“西医原貌”。英文 *opisthotonus* 源自希腊文 $\pi\alpha\sigma\theta\epsilon\nu$ (向后) 和 $\tau\ \nu\omicron\zeta$ (拽紧),这里没有角弓的字样。就连 *edema* 当初也译错了,因为它源自希腊文 $\omicron\ \delta\eta\mu\alpha$ (swelling 肿),不含水字。由此可见,魏氏所谓的“中医原貌”并不是中医作为一门医学所具有的原貌和精髓,而只不过是中医在文字表达上的某些习惯和方式而已。《辞典》中“水肿”的英文词是 *water swelling*,“风疹块”是 *papular wind lumps*,“风疹”是 *wind papules*,我们怀疑这种译法的实际效果究竟是能让西方人了解中医的原貌和精髓,还是教西方人认几个汉字。语言文字的隔阂是中医向西方传播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消除这种隔阂绝不是教西方人学会几百个中文单字或创造一些中文式的中医英文词所能解决的。相反这种中文式的中医英文词愈多,愈使西方人感到中医玄妙莫测,难以理解。

其二是如何处理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问题。西医名词也有不少“又称”、“别称”,例如 *felon*, *whitlow*, *panaris* 和 *panaritium*^[3],它们虽各有出处,有的本来就是英文,有的源自拉丁文,但全都指的是化脓性指头炎。当初把西医名词译成中文时没有考虑要反映这种用词不一的情况,一律译为瘰疬。假如把这 4 个词分别译为不同的中文,这对于西医传入中国只会制造混乱,不会起到什么有益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把瘰疬译为英文该怎么办。《辞典》中出现 4 个同义词 *biao-ju*, *tip-abscess*, *flare-tip abscess* 和 *whitlow*。这样一个化脓性指头炎的英文名至少有了 7 个。原来的英文名已有多种,在英译过程中还要再人为地增加几个,这样做确实让人难以理解。中医由于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命名,这不足为奇,但是否有必要通过文字上的直译来显示中医学的这种“原貌”值得商榷。象鼻根这个部位,中医有“山根”、“下极”等不同说法,这只不过是汉语修辞学中的不同比喻,作为文学辞藻的研究有其价值,作为医学名词分别仿造出 *mountain root* 和 *lower extreme*,完全没有必要。说《辞典》中收录这些词是为翻译古籍之用,这不无道理,但在注释中注明汉字原义就足够了,作为医学专业名词对待,实无法令人接受。

魏氏自诩为向西方传播传统中医的精髓,所以反

对大量使用西医名词,但是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却是矛盾的,不仅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许多西医名词,而且《辞典》中竟然还出现了中文西医词汇。《辞典》中既有“阑尾”、“菌痢”之类的西医名词,还收录了“先兆流产”、“经前期紧张综合征”等中文西医病名。对于“经前期紧张综合征”一词,魏氏用了超过一整栏的篇幅加以注释,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魏氏对中医英文词中的西医名词使用问题还反映出究竟要向西方什么样的人士传播中医,为什么选择西医名词要以一般的认知为准?为什么“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的西医名词”就可以使用,“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的西医名词便应该绝对避免?按照常理,选择用词应该根据中英文对应的程度来考虑,而不是根据一般的认知程度;如果确实对应,越是专业性强的西医名词越应优先考虑,因为中西医学都是医学,其名词术语都是专业用语。既然是专业用语,就不可能要求无专业知识的人全都能懂。即使在中国,也不是只要有一般的认知水平就都能读懂中医的中文用词。我们不反对向西方的普通群众传播中医知识,但中医是一门医学,首先须考虑向西方的医学界传播。针灸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流传,正是因为西方的医学界肯定了针灸的疗效。魏氏为什么那么强调向普通群众传播而不重视对西方医学界传播,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总之,在西医名词的运用上《辞典》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每个不妥的用词固然各有其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魏氏规定以“一般认知”、“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便能了解”作为能否使用西医名词的界定标准。这种标准所反映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中医不是真正的医学,只不过是一种通俗的东方文化。这恰恰也是我们与魏氏在对待英文中医名词的根本分歧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 魏迺杰.英汉汉英中医词典.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25.
Nigel Wiseman.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5: 25.
- 2 Dorland's illustrated medical dictionary, 29th edition, 2000: 1818.
- 3 北京协和医院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合作中心.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十次修订本(ICD-10).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71.
WHO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Collaborating Center at PUMC.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health conditions, 10th revision,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8: 71.

(收稿日期:2005-10-20)